

目錄學

目錄學源流

目錄學家

目錄學思想

目錄學著作

目錄學體例

目錄學方法

目錄學傳統

官修目錄

史志目錄

私家目錄

專科目錄

目錄學的發展與未來

GUOXUE JICHU XILIE

目錄學讀本

來新夏 柯平◎主編



當代大學讀本
國學基礎系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014034540

G257
32

目錄學

当代大学读本·国学基础系列

目录学读本

来新夏 柯平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北航

C1715001

67257
32

012030210

内容提要

当代大学读本·国学基础系列之一。

本书系统完整地反映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概貌、发展和突出成就,评析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重要主题、重要著述,培养读者对古典目录学的兴趣,学习和掌握古典目录学基本知识和要旨,系统指导研读目录学著作的方法,了解目录学的研究和发展,进而促进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

本书是一部较为完备的目录学综合读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录学读本/来新夏,柯平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313-10768-8

I. ①目… II. ①来…②柯… III. ①古籍—目录学—研究—中国
IV. ①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7473 号

目录学读本

主 编:来新夏 柯 平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621 千字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313-10768-8/G

定 价:58.00 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22.75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序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中国目录学有着二千余年的悠久历史,自汉奠基,历宋兴盛,至清而达到高峰,一时称为显学。

目录学这门学问,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关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所谓“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等,都是强调这门学问的重要性。

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国学发扬光大,系国人的责任与使命。将古典目录学知识普及社会,惠及民众,成为近现代目录学界的焦点。1939年何多源在《教育杂志》第8期发表《论“目录学”及“参考书使用法”应列为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程》,呼吁把目录学作为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程。在新学渐进、旧学衰退、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代,目录学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新学书目、国学书目并驾齐驱,显示出古典目录学的现代生命力。而各大学纷纷在文史专业开设目录学课程,不少教师在研究生专业课上讲目录书和目录学,甚至有人将目录学称为历史学的四把钥匙之一,目录学书也成为许多大学指定的参考书和必读书。

今日,国之昌盛,文明兴旺,宏扬国学,适逢其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重点策划的一套丛书“当代大学读本·国学基础系列”,组织各科名家推出国学导读范本,为当代中国大学生提供国学学习的基本读物,以提高大学生的国学素养,并在“国学热”中起到学习与研究的指导与参考作用,堪称盛世之举。

《目录学读本》被列入读本之一,由教育部古委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来新夏先生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柯平先生共同主编。

当来新夏先生接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委托后,即着手筹划由国内著名目录学家共同编撰一部古典目录学著作,并约请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主任柯平教授共同主编。经过商议,拟定了编写计划和编写人员,很快得到了许多目录学名家的大力支持和响应,纷纷表示,弘扬中国目录学是时代赋予的使命,编写一部目录学巨著是学术界的期盼,此事为中国目录学界之盛事,期待这部目录学著述早日问世。

可喜的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郑建明教授、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国强教授、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傅荣贤教授和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李国庆研究馆

员等欣然接受参编邀请。2010年7月11—12日召开了《目录学读本》编写工作会议,编写组对读本的编写计划进行了讨论,确定了编写分工。

经过作者们的艰苦努力,2011年初,完成本书初稿。

2011年4月16—17日由教育部古委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共同举办的《目录学读本》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会议由南开大学教授、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来新夏先生和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主任柯平先生共同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曾贻芬教授等出席会议。南开大学文献学博士后戴丽琴就《目录学读本》初稿工作做了汇报,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目录学读本价值与编撰、古典目录学教育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还吸引了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旁听。此次会议是围绕《目录学读本》的专题研讨,进一步明确了《目录学读本》导读的基本原则,统一修改要求,努力打造“读本”精品。《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1年第5期对此次会议作了专门报道。

《目录学读本》于2011年末修改终稿,按照当初设定的程序,分为编写组总汇统一体例、分工修改校阅、主编审读三步,完成预定的全部工作。

参与本书撰写的作者情况及所承担的章节如下:

来新夏教授是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领导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研究与发展,贡献卓越。著作丰硕,有《古典目录学》、《古典目录学研究》等,被学界视为经典。作为老一辈目录学家的优秀代表,以九十高龄,出任读本主编,负责总策划、撰写第一章并全书统稿。

柯平教授是我国首届目录学博士、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目录学学科与书目事业振兴,著有《文献目录学》、《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等,在目录学界承上启下,起着组织者的作用,为当代中国目录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本书中与来新夏先生共襄此举、玉成其事,参与总体设计、撰写第九章并全书统稿。

郑建明教授系历史学博士、目录学专家、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目录学教学与研究,著有《当代目录学》等,系目录学界的中坚力量。在本书中负责撰写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八章第二节。

王国强教授系历史学博士、目录学专家,潜心研究,学术专精,目录学成果丰硕,著有《明代目录学研究》、《汉代文献学研究》、《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等。在本书中负责撰写第二章、第八章第一节和第三节,其弟子孟祥凤协助撰稿。

傅荣贤教授是目录学界的后起之秀,青年才俊,著有《〈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等。在本书中负责撰写第五章。

李国庆研究馆员在图书馆古籍部门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和目录学研究,兼具理论功底与实践经验,著有《弢翁藏书年谱》、《明代刊工姓名索引》等。在本书中负

责撰写第六章、第八章第四节和第七节。

戴丽琴博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后进入南开大学文献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立志目录学研究,颇多收获。著有《〈世说新语〉与佛教》。在本书中负责撰写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和第八节。

此外,焦静倩、戴丽琴、张伟等具体负责本书的编务,参与会务工作及作者联络等。戴丽琴在本书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并协助主编负责初稿的汇总,可惜英年早逝,令人痛悼。张伟在本书后期参与校对,并负责整理完成本书附录参考书目。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本书,特作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关于编撰目的,《目录学读本》要全面反映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概貌与突出成就,揭示中国古典目录学思想和文献精华,评析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重要主题、重要人物与重要著述,以培养当代大学生对古典目录学的兴趣,指导当代大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古典目录学基本知识和要旨,促进古典目录学的普及、研究与发展。

关于编撰原则:一为整体性原则,总结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力求全面系统,充分体现目录学主题内容的关联性和目录学时代发展的连续性,形成逻辑严密的内容体系;二为指导性原则。从古典目录学基本知识和要旨出发,指导当代大学生学习目录学;三为特色性原则,力求体现本书与其他同类著述的不同特色。

关于体例,一般读本注重材料的罗列,导致材料繁杂、缺乏联系,如断章取义、资料汇编,于真正了解和读懂读通国学不利。因此,本书采用了“叙述+原典+叙述”体系。在选材方面,本书材料选择的主要标准有六条:①以1949年前的目录学文献为主,1949年以后的材料精选;②以目录学著作为主,论文精选;③以目录学名家为主,其他作者文献精选;④材料必须翔实。所有材料必须经过查证,做到精确无误;⑤材料内容精选;⑥以编选书目为主要依据。如此对目录学文献的编选标准严格、保证经典。选取目录学阅读材料的精华,首重原典,每一材料仔细查对,加以解释,特别是注重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让读者了解目录学的原委和全过程,形成目录学知识的整体感。在撰述方面,采用三种方法:①小序法。综合论述,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②提要法。揭示主旨和特点;③点评法。针对材料进行评点,或先引(材料)后评,或先评后引,或夹引夹评。全书提要钩玄,力求评点精湛,立足点高与指导阅读相结合,综合性强与分述细致相结合,客观描述与持论有据相结合,区别于一般工具书的资料性和一般著作的立说性。

关于内容结构,先由来新夏先生和柯平先生商定了总体框架和章节,然后经编写会议讨论,对其中的部分章节进行了调整,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八章结构。全书以史为主线,沿着总论与分论并结合目录学主题知识的逻辑。第一章导言,概述目录学的基础知识,指点目录学的学习方法,是全书总要。第二章讲目录学的源流,是有关目录学历史概貌、目录学发展的时代背景、重要的目录学家及其目录

学思想、重要的目录学著作的描述。第三章讲目录学体例,系统介绍目录学方法,继承目录学优秀传统。第四、五、六三章分别讲官修目录、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是中国古代三大书目系统,也是古典目录学的三大流派。第七章讲专科目录,是目录学基本知识应用于各专门学科或专题的体现,也形成了中国目录学的一些专门领域与特色。最后一章讲目录学的发展与未来,主要反映近现代目录学的成就,旨在推动古典目录学的现代化。全书可归纳为三大部分,一、二两章为基础部分,学习目录学的基本知识,了解目录学发展源流,引领读者入门;三至六章为重点部分,让读者深入学习目录学,掌握精华和重点内容;七、八章为延伸部分,使读者涉猎相关学科和专科知识并面向未来,作为学习前两部分的辅助。三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目录学参考书作为附录列于书末,如此布局,意在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循序渐进,体现目录学知识的有机整体与系统性。

关于特色,可概括为“三读”:一为导读。学习目录学,选材不当,不得目录学之门径;选书不精,不得目录学之要旨。若无指导,不得目录学之法。本书正是在精选目录学材料的基础上,指点目录学的学习要领与方法,引导读者入目录学之门,得目录学之法,起到引领与指要作用;二为解读。历来治目录学,非大学问家不可为。学习目录学,必须解读其中的重点、难点与疑点,领悟其中的奥秘,通过解构、释义、通解,深入浅出,不仅可达到普及古典目录学知识的目的,更可提高国民对目录学的认识水平、增强国学素养之功效;三为研读。目录学内容宏富,目录学思想博大精深,“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本书提供的材料不仅备学习之用,也可供研修之用,本书还提出问题,启发读者思考,引导读者深入探索,体现应用价值和研究作用。

本书融学术性和可读性、古典性与时代性于一体,成为汇总历代目录学精华并总结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成就的一部集成之作,同时也是由大学教授与古文献工作者等多方合作并独具匠心打造的,面向当代大学生学习国学的一部目录学指南。但是,由于书成众手,各章之间难免有疏忽重复之处,未多加删削,以存各撰者之原旨。各章由原撰稿人署名负责外,主编则对全书负责。有所缺漏或不当,诚挚地希望读者指正!

编者

2012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来新夏、戴丽琴	1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1
一、目、录和目录		1
二、目录的起源		2
三、群书目录及其产生和发展		3
四、古典目录学的兴起		5
五、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7
第二节 目录学的意义与功用		7
一、掌握古籍总的基本情况		8
二、了解图书的本身状况		9
三、粗知学术源流		10
四、考辨古籍的依据		10
五、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		12
六、历代学者对目录学的重视		13
第三节 目录的类别		14
一、三种区分标准		14
二、官修目录		15
三、史志目录		16
四、私家目录		19
第四节 目录学的学研指要		24
第二章 目录学的流变	王国强、孟祥凤	28
第一节 目录学的起源		28
一、目录学的起源时间		28
二、目录学产生的原因		31
第二节 汉代目录学		32
一、汉代的目录编撰		33
二、汉代目录学理论		37
三、《汉书·艺文志叙》评析		39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		40

一、目录的编制	40
二、目录学理论	43
三、《七录序》评析	45
第四节 隋唐五代目录学	47
一、目录的编制	48
二、目录学理论	52
三、《隋书·经籍志序》评析	54
第五节 宋元目录学	55
一、宋元时期的目录编制	56
二、宋元时期目录学理论	63
三、《通志·校雠略》评析	64
第六节 明代目录学	71
一、明代的目录编制	72
二、明代目录学理论	77
第七节 清代目录学	84
一、清代的目录编制	84
二、清代目录学理论	89
三、《校雠通义》评析	91
第三章 目录的体例	郑建明 96
第一节 古典目录的三种体例	96
一、部类之下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	96
二、部类有序,而书名之下无解题	97
三、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	98
第二节 篇目	99
第三节 解题	101
一、解题的创立	101
二、解题的主要内容	102
三、解题形式的历史演变	102
第四节 小序	106
第五节 分类	109
一、文献分类的起源与早期的文献分类	109
二、古籍分类目录的产生及演变	110
三、经史子集四分法成为我国书目分类的正统	117
四、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理论的发展	120
五、小类目	121
第六节 目录与索引、类书	122
一、中国古籍有索引	122
二、古籍索引的功能	123

三、类书编撰具有索引功能	123
四、类书的索引功能	125
第四章 官修目录	郑建明 127
第一节 官修目录流变	127
第二节 官修目录举要	140
一、《别录》、《七略》	140
二、魏晋之四分法	143
三、《隋书·经籍志》	144
四、《崇文总目》	144
五、《四库全书总目》	147
第三节 官修目录利弊	150
第五章 史志目录	傅荣贤 151
第一节 史志目录流变	151
一、史志目录概述	151
二、历代主要史志目录概述	155
三、历代史志目录的演变大势及其现实意义	159
第二节 史志目录举要	161
一、《汉书·艺文志》	161
二、《隋书·经籍志》	173
第三节 史志目录利弊	189
一、史志目录的特点	189
二、史志目录的得失	196
第六章 私家目录	李国庆 207
第一节 私家目录流变	207
第二节 私家目录举要	214
一、宋代私家目录	214
二、明代私家目录	217
三、清代私家目录	224
第七章 专科目录	王国强、孟祥凤、郑建明、李国庆、戴丽琴 253
第一节 历史目录	253
一、综合性目录中的史部	253
二、专门历史目录	255
三、史部重要类目解析	257
第二节 文学书目	259
一、综合性文学书目	259

二、诗歌史料书目	260
三、词与散曲文献书目	263
四、散文文献书目	264
五、小说史料书目	267
六、戏曲史料目录	269
七、民间文学史料目录	270
八、文学理论史料目录	271
第三节 金石目录	272
一、金石录目	273
二、金石目录	274
三、重要金石目录解题	275
第四节 科技目录	278
一、东西学推荐书目	278
二、历法算学书目	281
三、译书目录	282
第五节 地方文献书目	285
一、明以前地方文献书目举要	285
二、清代以来地方文献书目举要	287
第六节 个人著述目录	290
一、个人著述目录的产生与发展	290
二、近现代个人著述目录述略	291
第七节 推荐目录	293
一、张之洞《书目答问》	294
二、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	296
三、来新夏《书目答问汇补》	297
第八节 佛道目录	301
一、佛经目录	301
二、道经目录	306
第八章 目录学的发展与未来	柯 平 312
第一节 近代以来目录学研究与发展	312
一、晚清史志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成就	312
二、新旧文化交锋下坚守传统文化的古籍举要派	314
三、新旧文化交锋下宣传新思想的新学书目派	316
四、古籍目录整理和撰修	322
五、近现代目录学理论研究	323
第二节 目录学在当代的应用	330
一、中国目录学史研究	330
二、古典目录学理论与专科学目录学研究	332

三、古籍目录的整理	333
四、古籍目录数字化	336
五、古典目录学教育	338
六、目录学组织	341
第三节 目录学的未来	342
一、古典目录学知识的普及	342
二、古典目录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343
三、古籍数字目录学的开拓	344
四、古籍书目资源的开发利用	346
五、结语	347
参考书目	张 伟 349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一、目、录和目录

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

目的原意是像人的眼睛,树木的节,类似眼睛,因而树节也称目,书之有名类似树之有节目,所以目又引申为篇名或书名。篇名也称细名、小名或小题;书名也称总名、大名、大题。目还有逐一举要的含义。《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孔子后面的四“勿”是对其前面“克己复礼”的具体阐释,可见“目”是总纲之下的要点。《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

“遍辨”是一一辨别,分条细说,也就是“条目”。所以“目”也含有将书名或篇名逐一列举的意思。

录的原意是刻木,古代书写与刻镂是一回事,所以引申为记录或叙述。《公羊传》成公十年:“此何以书?录我主也。”“录”与“书”互文同义。《公羊传》隐公十年:

《春秋》录内而略外。

庄公十七年:

将其有末,不得不录其本也。

“录”与“略”相对。对外记载就简略,对内就详叙。对末简叙,对本就详叙。“录”是详叙或着重说明。录还包含次第的意思。《周礼·天官·职币》:

辨其物而莫其录。

杜子春释“莫其录”为“定其录籍”。意思是对财物的名称、质量、数量及赐予的先后次第,都记录在簿籍上。这个详定其次第的簿籍,叫做录。《国语·吴语》黄池之会,吴、晋两军约定“日中为期”,而吴国提早在“昧明”就进军,因此晋国责问吴国不该“越录”。其文曰:

两君偃兵接好,日中为期。今大国越录,而造于弊邑之军垒,敢请乱故。

录,就是次第。所以对一书一文依次加以较详叙述的可称为序录或书录。

把一批书名或篇名与其说明依次编列在一起就是目录。《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注引刘向《别录》有《列子目录》。《文选·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曰:

尚书有青丝编目录。

刘向父子校书,已经开始使用“目录”一词。班固《汉书·叙传》沿用,曰:

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

是说刘向管理国家书籍,分类为九家,然后撰写目录,以表现西汉文化盛业。

汉末,郑玄仿《别录》作《三礼目录》、《孔子弟子目录》,载于《隋书·经籍志》,也是沿用。而

《四库全书总目》卷85“目录”类小序“郑玄有《三礼目录》一卷,此名所昉也”,乃误认为目录一词从郑玄开始使用,算是失考^①。

《汉书·艺文志》谓刘向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刘向的“录而奏之”,录包括目,包括了说明全书宗旨和整理篇目次第。后来,梁阮孝绪《七略》,唐元行冲《群书四录》、毋煚《古今书录》,也是举录以包目。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则是以目为录。汉王充《论衡·案书》:“六略之录,万三千篇。”《文选·任彦昇王文宪集序》:“集录如左。”这是以录为篇目。《世说新语·言语》注引邱深之《文章录》,在《文学》注又称引《文章叙》,毋煚《古今书录序》:“览录而知旨。”这里录就是叙。

目录作为书名,在《隋书·经籍志》里凡十六部。而以“目录”为图书部类之名,则始于《旧唐书·经籍志》。

二、目录的起源

早期目录有一书目录和群书目录两种。一书目录比群书目录出现得早。

一书目录是指把一本书的篇名和说明加以编排与汇集后的成品而言。

过去学者以为最早的一书目录是《周易·十翼》中的《序卦传》。它编次和汇总了六十四卦的卦名。清代学者卢文弨《钟山书札》卷4曾说:“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史汉诸序,殆昉于此。”^②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也赞成此说,认为“目录之作,莫古于斯矣”^③。但这一说法被近年出土简帛所颠覆。最早的目录并不是成书于战国后期或秦汉之际的《序卦传》。上海博物馆的战国竹简,包括《曲目》,初步断定为战国中期楚简。山东银雀山汉简,“是在文、景至武帝初期抄写成的,而各典籍的成书年代都不会晚于战国时期”,其中有《孙子兵法》的目录与《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目录。^④

不仅如此,目录的最初形态是只有“目”,没有“录”。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在全文正文结束后,便接着分四栏书写该书目录,将该书各篇篇名逐一列出,形成全书32篇的“目”,而没有“录”。同时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也只有52篇的篇名之“目”。此外,1994年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竹简《曲目》,是《诗经》的篇目,它也只有“目”没有“录”。又如,清人卢文弨所谓“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⑤的论断长期为目录学界所信奉。但上述《五十二病方》的52种病症方剂之“目”却在该书前面。

把《诗》三百余篇的小序合起来就是《诗》的一书目录。

《史记·太史公序》的小序就是一篇完整的《史记》目录。《太史公自序》是由大序和小序两大部分组成的。大序是自述——说明家世、学历、仕历、学术观点、编纂旨趣和体例等等;小序则是依次写了每一篇的篇名和要旨,也就是目录。它是读《史记》全书的锁钥。这里举出一条说明,如:

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⑥,诸侯立之;诛婴背怀^⑦,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这是非常出色的一篇目录。前八句是“录”。它概括了全篇文章的要旨;既叙述了项羽的主要业绩,又评论了项羽的功过是非。同时,作者撰述的意旨也表达出来了。最后一句是“目”,确

① 罗孟楨:《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②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学源流考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学源流考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④ 傅荣贤:《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当代进路》,《图书馆》2010年第3期。

⑤ 《钟山札记》卷4。

⑥ “杀庆救赵”,“庆”通“卿”,指卿子将军宋义;赵,指秦汉之际赵歇称王的赵,当时秦章邯围赵于巨鹿,诸侯救援,宋义采取旁观态度,项羽杀宋义夺取兵权而救赵。

⑦ 婴,指秦孺子婴;怀,指楚怀王。

定了篇名(《项羽本纪》)和编次(“第七”)。把这样的130条篇目集合排次在一起,就成为《史记》的一书目录。

班固《汉书》的《叙传》下篇也是仿此体例而写,成为《汉书》的一书目录。

《史记》、《汉书》的一书目录都编列在全书之末,而现在传本书前的书目,只有篇名而无叙录,即只有目而无录,乃是唐初以来由后人所加以备翻检的。清代学者卢文弨在《钟山札记》卷4中作了详尽的说明:“《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有之,为便于检阅耳。然于二书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之《叙传》,即《汉书》之目录也。乃后人以其艰于寻求,而复为之条例以系其首,后人又误认书前之目录即以为作者所自定,致有据之妄訾本书者。”

《史记》书前的目录,据《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著录“《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的情况看,可能在唐初已经增入了。正史中自写目录置于卷首应是从范晔的《后汉书》开始。后来的各史,除梁、陈二书是后来所加外,都是自列的。

一书的目录,对于检读一本书很方便有用,但要了解某类典籍有哪些书,某些书的大致情况如何以及怎样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等问题就必须求助于群书的目录。

三、群书目录及其产生和发展

群书目录是指诸书书名和叙录的总聚而言。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这里的“目录”正是指群书目录。群书目录是具有完整意义的真正的目录,也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群书目录在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名称。有的称“录”,如刘向《别录》、阮孝绪《七录》;有的称“略”,如刘歆《七略》、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有的称“志”,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南朝齐王俭《七志》;有的称“簿”,如魏郑默《中经簿》、晋荀勖《中经新簿》;有的称“书目”,如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有的称“书录”,如唐毋煊《古今书录》;有的称“解题”,如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有的称“考”,如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朱彝尊《经义考》;有的称“记”,如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有的称“提要”,如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名称各异,皆是群书目录。

群书目录的产生,是在我国图书事业的兴起、发展和图书数量增加的前提下,由于社会需要而促成的。

《汉书·艺文志》:“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兵录》是兵书的目录,这是最早的群书目录。汉朝经过汉初几十年的恢复、稳定,政权比较稳固,图书事业因汉初和武帝的两次大规模求书活动而兴起和发展,图书数量随之大量增多,达到了“积如丘山”^①的程度。这就为群书目录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加以汉武帝为使全国更加统一和扩大,以实现封建帝国的大一统,必须对内加强统治,对四方连年用兵,从而需要从丘山般的简书中搜集参考资料,因此必然会要求有群书目录以备检查。

群书目录的产生和发展,还和我国的书写制度有关。

我国最早的图书——简策是以竹木作书写材料的。后来,帛和纸又相继被使用。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大约从殷商^②至公元三四世纪是使用竹木简牍时期;从春秋战国以来至公元五六世纪是缣帛先和简牍后和纸并用时期^③;从东汉以后纸就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①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619引《七略》。

②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③ 《韩非子·安危》:“先王寄理于竹帛”;《墨子·明鬼》:“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记齐景公对晏子说:“昔吾先君桓公子管仲,狐与穀,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这些记载可证用帛起于春秋战国,竹帛并称说明二者并用。

简的材料是经过一定程序炮制的竹子,即先将竹截成一定长度,再剖成一定宽度,成为一根根的简,再经过火烤脱水(这种技术处理称为“杀青”或“汗青”)来防朽蠹,然后就成为可以写字的书写材料。每条简长的有2尺4寸左右,用来写重要书籍如儒家经书和政府法令等,以示尊敬;短的有8、9寸,用来写次要书籍如诸子书等,以便翻阅。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所说:“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就指此事。每简的字数不一,少者二字,多者达百余字^①,一般在几十字左右。汉简上的字比较多,从现存实物看,汉简有一面写的,还有二面写的,每简写一至二行,也有上半大字一行,下半小字四行的,字体在楷隶之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到的汉简,一号墓的竹简大多是兵书(其中有久已失传的《孙臧兵法》,即《齐孙子》),整简每枚长27.6厘米(8.9寸),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可见诸子书是用短简。二号墓出土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共32枚,基本完整,每枚长69厘米(二尺一二寸),宽1厘米,厚0.2厘米,可能因为这是由国家颁布的正式历书,所以用长简。简上的字是墨写隶书。一个文件或一篇文章往往需要有许多简,把若干简用麻绳或丝绳等编在一起,连二三道,多者有五道,就成为册,甲骨文中的𠄎字便是册的象形字。连简以末简为中轴,从左向右卷成一卷来保存,这就是一卷书。

用木片做书写材料的称“牍”,它主要用来写信,长度是汉尺1尺,所以后世称信札为“尺牍”。在外面加上一块空白的“牍”称为“检”,当做信封,用绳捆好,在检上签上名字叫“署”。在检的中间有一块微凹的方块叫做“函”,所以后世也称信件为“函”。捆绳在“函”处打结,用泥封上,加盖印章,以免别人拆阅,这叫做“封”,也称“泥封”,这块盖了印章的泥封叫做“封泥”(清人吴式芬有《封泥考略》一书),所以后世就以“封”作为信件的计量单位。如果是方形木块就称为“方”,一般用来写不到百字的文章。用来画图的称为“版”,民间为标明土地所有权,用“版”来画土地的四至。国家用“版”来画疆域,所以后世称领土为“版图”。版也用来登记户口,称为“户版”,所以户口册也称“版籍”^②。

简牍比较笨重,使用不便,而缣帛比较轻便易用,所以稍晚于简牍,缣帛就成为一种新的书写材料,与简牍丝织相辅使用。帛长一般1丈2尺为一卷,舒卷较易;但终因丝织品比竹木价昂,所以一直未能取代简牍而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直到东晋之末,桓玄在一道命令中才正式宣布用纸来代替竹木简牍^③。后来纸就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相沿至今。从笨重的竹、木简到轻便的帛、纸的这种发展变化,的确是书写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在检索使用方面,仍有很大困难。有些卷书虽然在外端上标上书名、篇名的小笺,可以减去舒卷的麻烦,但要检索大量藏书卷,从中寻求所需的书,还是不便,于是需要用书本形式把藏书名笺的内容登记下来,这就使得群书目录不断产生和发展。

根据现有资料,对图书有系统地进行大规模而较全面的整理和编制群书目录的工作应以汉成帝时刘向等所领导的校书为最早。据《汉书·艺文志序》,刘向等经过20年左右的辛勤工作,创立了一整套编制群书目录的程序,即“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并集合各篇书录撰成了综合性群书目录的开创性著作《别录》。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以较快的速度撰成了一部比较正规的综合性目录《七略》。这两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可惜原书久佚,仅有清人辑本。所幸班固把《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改写成《艺文志》列入了《汉书》,成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使后人可以窥略《七略》之遗,而《艺文志》的体裁又开创了史志目录的新体裁,树立了群书目录的一个新类别。自刘向、班固以后,群书目录的编纂工作历代相延不断,成为我国图书事业中一项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工作。

① 马王堆汉墓中的“遗策”简上最少的只写两个字。武威出土的《仪礼》简上有多至一百二十三个字的。

② 参阅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见罗振玉《流沙坠简》。

③ [唐]徐坚《初学记》卷21引《桓玄伪事》记桓玄于东晋末曾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这种群书目录比一书目录简便检阅一书的功效要大得多。它对求书、读书、治学和研究都起着一定的辅助作用。因而它也就成为目录学所要考察、研究的主要内容了。

四、古典目录学的兴起

《别录》是综合性群书目录的开创著作,《七略》是比较正规的综合性群书目录,《汉书·艺文志》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群书目录;但是,它们的撰者——刘向父子和班固并不只局限于登录图书,编制书目,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现从残存的几篇书录和《汉书》的内容来考察,他们以广搜异本,校讎同异来确立定本;以勘定篇次,分类立目来分析和辨别学术流派、评论图书,以撰写书录来表达学术观点,指导后学门径。他们把单纯的编目工作提高到了学术研究的高度,使编制群书目录的过程成为建立学科的过程,为后学创建了规制。因此,我国古典目录学是伴随着这几部著名的群书目录的撰著而兴起的。这些著作作为我国古典目录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魏晋以来,目录学依然在刘向的规制下向前发展,如吴国孙休即位后即任命韦昭“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①。西晋的目录学家荀勖主持了一次与刘向校书规模相似的校书工作,也仍是“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②。群书目录也随之日益增多与完备。《七录》之立《簿录部》,《隋书·经籍志》史部之立《簿录》类,《旧唐志》史部之立《书目》类,《新唐志》史部之立《目录类》都反映了群书目录发展增多的情况。

虽然,从刘向以来已在事实上进行着目录学的工作;但是,目录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提出来却是较晚的事情。过去有人认为:“目录学之成词,始见于清乾隆年间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③,这一说法似嫌过晚。因为宋人苏象先为述其祖父苏颂遗训遗事的《苏魏公谭训》卷4中就已有“目录之学”的说法。《谭训》中说:

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④

这段话中的“祖父”指苏颂,王原叔是宋初王洙(997—1057)的字,仲至是王洙子王钦臣的字。王洙认为其子有“目录之学”,所以让他检阅图书。可见目录作为一种专门学问不迟于北宋初年。

宋代目录学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它不仅表现在出现一些著名的官私目录,而且还开展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工作。郑樵虽然不承认目录学的名称,但他所撰的《通志·校讎略》应说是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名著。元、明二代,继续有所发展,而到清代,目录学几乎成为一时的“显学”,许多著名学者无不涉其藩篱,有关著作和群书目录大量问世,甚至有些学者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若干与目录学有关的学科如版本、校勘、考证也都蔚为专学,使目录学呈现空前的昌盛景象。

虽然如此,但从宋以来,有些学者却仍认为目录只是记撰人、分篇帙、识书名、别版本而已,不能单独成学,并认为应称校讎学,而将目录学包括在内。宋代学者郑樵撰《通志》,立《校讎略》论图书搜求、整理、编目等事。郑樵之定校讎之名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当目录学已为多数学者承认为一门专学时尚有人据郑说以排除目录学之名。例如,清初学者全祖望在所撰《丛书楼书目序》中力贬目录学的地位说:“今世有所谓书目之学者矣。记其撰人之时代,分帙之簿翻,以资口给。即其有得于此者,亦不过以为捃摭獭祭之用。”^⑤

乾嘉时学者章学诚则沿用传统的校讎学之名以否定目录学的存在。他说:

校讎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

① [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卷20《韦昭传》。

② [唐]房玄龄:《晋书》卷39《荀勖传》。

③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叙论篇》,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④ 《苏魏公谭训》共10卷,清道光刊本。

⑤ [清]全祖望:《丛书楼书目序》,见《鲒埼亭集》卷23。